

墨井道人



39

民衆讀物叢刊

香港管理常版

墨井道人

清初公教名畫家吳漁山

……張

澤

——民衆讀物小叢刊之三十九——

民衆讀物小叢刊總序

「時代是巨輪，是洪流，它瞬息不停的在往前推進，我們跟得上它，我們便站得住，也可以稱得起是這時代的人。」這是田樞機主教的話。是的，這是個二十世紀的時代。我們是生在這二十世紀中的人，我們所想所作的，都應是二十世紀的。

經過八年抗戰後的中國，整個形勢已改觀了，在一面收拾殘局當中，一面努力建設，但建設伊始的時候，要奠定個穩固的基礎，才能功垂不朽。

國家建設的目標：是建設一個富強、康樂、和平的國家，在國際間主持正義，維護公理；在世人前倡導博愛，促進大同。簡言之，便是要建設一個真、善、美、聖的國家。

我們站在時代的前頭，面對着現實，深感到本身責任的重大，現在願獻出我們的棉薄，冀對建設有所協助。我們也深信，我們在這小叢刊所刊出的，不祇是「真善美聖」的大道理，同時也啓示「真善美聖」本身的所在。

建設的責任是屬於大眾的，所以這套小叢刊是獻給大眾的。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程野聲寫於香港

墨井道人

清初公教名畫家吳漁山

(一) 引言

公教傳入我國，自明至今，已歷三百餘年，在這三百餘年的過程中，傳教士增至五千，信徒增至三百餘萬，成績然可觀，但和四萬萬七千萬全數民衆比較，還算不得什麼。目下我國教務前途，方興未艾，凡我國籍傳教士，正宜抱積極拯救我同胞之志，設法引領我同胞，皈依公教。為實現這種計劃，第一步工作，約不外先糾正教外人士對公教錯誤之觀念，介紹給他們公教的本來面目，那末便很容易引入公教了。我嘗見有人在他的著作中，對公教這般論著：「信教者概皆愚下之輩，有識者不屑加入……」

以為公教內，盡些愚夫愚婦。論雖未當，言出有因；我國公教人才之缺乏，誠有不可諱言者，然歷來各國公教學者，發明家，固亦屈指不勝；只就吾國而言，名振中外的明相國徐文定，誠古今罕見的偉大人物，西學傳入的倡導者；清代手屈一指的大畫家吳漁山且為公教司鐸；他如李之藻，楊庭筠，瞿式耜等，皆為虔誠之公教信徒，名留青史，頗不乏人，他人無論，謹將吳漁山在中國詩，書，畫界之地位，與其對公教之虔誠，參考速略，使教外誤斷或武斷之同胞，能了解在公教中並非止於愚夫愚婦，而消除進教之橫阻。且使我公教司鐸，因吳司鐸之才德，激起傳教神火，以大無畏之精神，努力開拓基督神國，使「爾國臨格」之希望，早日實現，公教完成一收一獲之使命。

(二) 漁山的生平

凡稍有國畫史研究的，定要理會到清初時有六大畫家，在這六大畫家中，便有我們介紹的吳漁山司鐸。按漁山是江蘇常熟人，原名歷，又名子歷，漁山是他的表字；又因為在他居處的近處，有一眼井，色黑如墨，相傳是言子時代鑿的，名言公井，所以他也自號墨井道人。按言子名偃，字子游，是孔子的徒弟，漁山便是他的後裔，（見墨井集）漁山的七世祖，是明都察御史吳文恪公訥，六世，五世也都做過御史。他生於崇禎四年，還在年青時期，父親便去世了，母親守節，頗賢慧，並且教子有方；漁山高尚的修養，不能不說是受了母親淑教的影响。

既長，跟了孝廉陳確庵（瑚）求學，並考得秀才；跟了赫赫有名的大宗伯錢牧齋（謙益）學詩；跟了太常王烟客（時敏）學畫；跟了高士陳山民（岷阮）學琴；後來又和畫家王石谷（翬）結成朋友，所以他的先祖，師長，朋友全是當代的名流。並且他虛心受教，勤學奮勉，在這四種學術

上，都達到了極高的境地，所以詩，琴，書，畫，都稱為漁山的「四絕」。而最著稱的，尤其是他的畫，他所畫的是山水，為了藝術高妙，作品精美，後人隨把他列入六大畫家之一。但他所畫並不為圖名利，雖有時售出自己的作品，來奉養母親，和維持自己的生活，但作畫的機會，總不外興趣所至，意到而筆隨的。

他在父親去世前娶了妻，（後來是否入教未詳）生下了兩個兒子；但不久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就是他親愛的母親與世長辭。他為了母親的死，才鼓蕩起入教的思潮：原來在母親去世後，他感到了無限的悲哀，在破碎的心靈上，驟然泛起了一種特殊的情緒——從那時起，開始嚐到世俗生活之酸苦，覺得一切的功名，富貴都不足以填滿自己的欲望；因此便想起現世不是人生最終的目的……這些複雜切身的問題，亂麻般地纏繞着他整個的心靈，使他不能安寧。正在這將要跌入厭世陷阱之頃，忽有人給他提起

天主教的道理和終向，他聽後仔細一考察，恍如大夢初醒，以前的烟雲愁結，頓時消解，本着「朝聞道夕死可也」的心懷，遂決意入教，洗名西滿，沙勿略。不久在妻子死後，又興起了修道的志願，並想進耶穌會；於是便把這個意思告知了神長，神長很表贊同，他便決意修道。恰巧當時有位歐籍司鐸，名柏應理者，要回羅馬，漁山要隨他同去，柏司鐸也非常贊成；於是辭別了故鄉，取道往澳門去了。住宿在耶穌會院中，堂名三巴，即聖保祿之譯音；後來他因此作了三巴集。當時本院的院長司鐸，因見漁山年高力衰，怕他當不起萬里跋涉之勞，所以便留他在澳門。柏司鐸另和一位名沈亞爾方騷的前往羅馬，沒有讓他去。——後來教外人多因此便說他往外國去了，其實不然。——從漁山的送友詩：「春風日日送行旌，誰送天涯九萬程？」可以看出來，這是一六八〇年的事。

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上，進了耶穌會，初學讀拉丁，教律等

書。二年後，發了三大願。到了一六八八年陽曆八月一日，國籍首任主教羅公文藻聖他為司鐸，並取西名叫雅古納（A. Cunha）同時被聖的，尚有萬其淵，劉蘊德，那時他已五十八歲了。升鐸後回到本鄉，在上海嘉定等處傳教，前後凡三十年，而愛主救人之神火，始終不懈，頗有聖德名。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德備功全，安逝於上海，享受八十八歲，葬於上滿南門外耶穌會墓中。西人孟由義為之立碑，題曰「天學修士」。

漁山平生著作甚富，只就可考的，有墨井詩鈔一卷，三巴集一卷，墨井題跋一卷，顏翠嵐俱刻入小石山房叢書，而於三巴集已刪去了大半，大約是為掩其奉教之事實，在他或以漁山入教為偉大人格上之污點，不知這正是漁山的過人處。宣統元年，上海李問漁司鐸又把詩鈔，三巴集，題跋及先生之口鐸日鈔一卷，編入墨井集。此外尚著有桃溪集寫憂集，暫永篇

，三餘等，可惜這些全無從可考，恐怕已經不在人間了！參見墨井集及聖教雜誌第二十卷第三期。

(三) 漁山的四絕

如上所述，漁山的琴，詩，書，畫都是經名人傳授來的，並且他也達到了極高的境地，像這樣多才多藝的人，原是鳳毛麟角，寥不多覯的，無怪他享受了幾百年的榮譽。漁山秉性端方，沈厚好學，為人簡遠不羣，每當曠暇之際，輒彈琴詠詩，引以自娛。他的書法也是從王時敏學的，當時很受着時敏的嘉許。他很好東坡的字體；一次，在吳興訪郡守不遇，信步邁進一座古廟，偶然發見東坡醉翁亭的真跡，頓時喜不自勝，竟在那廟中一連臨摹了三四天的工夫，可見他對於書法感到如何的趣味了。

他又很喜歡作詩，每有所感，或有所記，便用詩句寫出。他的詩鈔，

三巴集等，都是用詩組成的。他非常喜愛杜甫的詩，在他的詩品裏，多次引用了杜甫的詩句。漁山的詩品也有很深的造詣：久負詩名的錢牧齋稱他的詩說：「漁山不獨善畫，其於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陳玉璫序其詩鈔有謂：「其詩一去雕鏤組織之習，率其自然，鍾嶸謂陶淵明詩出應緣，予謂漁山詩實出於淵明；雖然漁山直寫其胸中之景物已耳，何嘗依前人耶？」還有陳確庵也極讚賞漁山的書說：「吾觀古人詩集兼長，自摩諾（王維）而以後，傑然並作；漁山生逢末造，而能近敵前人，可謂難矣！」清外史余懷題其寫憂集說：「襟情閒放，氣調蒼涼，拊掌吟詩，愆見其解衣磐礴，放筆寫直幹時也」。此外尚有纂明史之尤侗等，也都極稱道着漁山的詩品。經這許多名人的佳評，我們可斷定漁山在詩界佔着很高的地位，說是我公教中第一詩人，誰曰不宜。

然而最驚人耳目的，還是他的畫，他所特擅的是山水。對漁山畫品的

鑑別，當然不是我這們外漢所能評論的，我們只好用名人慧眼的評論，藉以得知漁山在中國畫壇上的地位。

論清代的畫品，首先要提到的，當然是六大家，而六大家中，聲名煊赫的王原祁論畫「右歷而左皐」，曰：「邇時畫手，惟是漁山而已」。這樣連極負盛名的王翬尚須讓漁山一籌；王翬自己也曾在墨井鳳阿山房圖跋道：「墨井道人與余同學，同庚又復同里，自其遁跡高尚以來，余亦奔走四方，分南北者久之。然每見墨鈔出宋入元，登峯造極，往往服膺不失，此圖為大年先生所作，越今已二十餘年，猶然脫去平時畦徑，如對高人逸士，冲和幽淡，骨貌皆清，當與元鎮（倪瓚）之獅林，石田（沈周）之奚川，並垂天壤矣。余欲維作，恐難步塵，奈何！」像這般著名的大畫家，亦不敢自居其右，可見漁山畫品之一斑了。又有顧銖羅室書畫過目考：「吳歷工山水，深詣宋元，晚年肆力西法，尤精青綠……按墨井畫在六家中

，僅列烟客（王時敏）次，當與湘碧（王鑑）抗行，石谷（王翬）麓台（王原祁）各有未逮處；南田（恽格）則異曲同工，不能軒輊耳」。此處論漁山之畫，尚在王時敏後，按通常論者，皆謂漁山有出藍之譽；且又言「肆力西法」。我們再看近人俞劍華所著中國繪畫史則所論不同：「吳歷雖出王時敏之門，而雄厚渾穆，突起時流，畫品在三王之上。故稱清朝山水畫者，必以四王，吳，惲並稱」。（下冊一七六頁）「歷雖亦同法元人，以黃公為望宗，然其氣魄雄厚，皴染渾穆，疊嶂層巒，氣韻深沈，絕非四王所能及。惟其人孤高絕俗，不因人熱，晚年又遁入外教，遂與一般士大夫隔絕，故畫之流傳既少，從之學者亦鮮，然真實藝術，固自有其不可泯滅之價值，初不必藉任何勢力之輔助也。後人以吳入外教，遂競言其畫參西法，其實吳畫固純粹之中法，並未受西法之影響。若果能參西法，以匡當時空疏疲弱之弊，則其成就當有可觀，惜乎吳氏未足以語此也」。（下

「一冊一七九頁」……且有鄙視西畫之意，墨井畫跋嘗言：「我之畫不求形似，不落窠臼，謂之神逸；彼全以陰陽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即款識，我之題上，彼之識，用筆亦不相同」。是吳氏雖深知中西繪畫之不同，而固未嘗參用也」。（下冊二五六頁）可知漁山作畫，並未參用西法，並知其畫品「絕非四王所能及」了。至論惲格則蘇州府誌云：「時武進惲壽平（格）亦以山水自負，及見翬畫，度不能及，乃改寫生以避之」。可見他雖中與王翬並稱，而實不如王翬了。

我們因着這些深有國畫研究的名士之公論，知道漁山委實是清代畫界手屈一指的；因為說清代丹青高手，必稱六大家，而六中家，依邊上的證明，漁山更推獨步，這樣一位詩畫兼長，匹敵前人的名士，竟視名利如敝屣，誠心入教，漁山人格之偉大，可以想見，我公教中有着這樣偉大的人物，也足以使我們自豪了。

俞氏的書中有「相傳與王暉因陡壑密林圖絕交」一事，但經多人的證明，並無此事，漁山晚年勤於教務，作畫的時機便少了；「從之學者亦鮮，」繪史上陸道淮，僧望予，陳武金諸人，皆其高足。

四 漁山的聖德

漁山詩畫的造就，前邊已經敘過，都是超絕的，此外更為我們所欽佩，堪作我們表率，還是他內修神工的養成；他的意志，他的嘉言懿行，實堪人景仰。——經驗告訴我們：人當富貴功名的時期，不易有清高偉大的人格，名利當前，少有不為利誘的。漁山在這「名滿天下，動值千金」的名利包圍中，竟毅然不為所動，置之於不顧，甘心入會精修，發絕財，絕色，絕意三大愿，不以世榮為榮，不以世樂為樂，這原是因他識破了紅塵的虛幻，才能如此。

在他進教後，對聖教禮規守得十分周密；在西教士的著述中，說他成教士後，將先前所畫有違教理的，悉以重價購回，付之一炬，其信道之誠如此！他並且非常擁護公教，相傳他入教會後，把所得的畫資，全數充作會中公費之用。所著的三巴集，幾乎完全是關於公教的文字。在歐籍司鐸 Le. R. P. Louis Phister S.J. 氏所著的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書中，說他還著有天樂正音譜一書，也多是吟詠天主，聖母，聖體等諸事蹟，虔誠熱切之情，流露於字裏間！

當時他的朋友王暉和他是同學，同庚，同里，（同為畫家，同享高年，甚奇，）業已領洗入教，（又是同教），因被名累，對聖教會道理規矩，甚為疏忽。先生秉愛主愛人之誠，寫信奉勸他專務救靈事。現在將信抄在下面，以存其真：「憶在蘇堂相會，計有廿餘年；人生幾何，達濶如是！仰惟先生之名與智，傑出於衆；但百年一着，為之備否？若得今忘後，

得地失天，非智也！為君計之，朝斯夕斯省察，從稚至老，纖隱無道。蓋告解時傾心吐露而願改，解後補贖，得常虔領耶穌聖體，兼領聖寵，以增神力，後有升天之劄，此乃第一要務也。幸勿為絮瑣！托筆代面諸不宣。清渾先生有道，半我同學弟吳歷頓首。」（見聖教雜誌第十三卷第十期卷首影印漁山墨跡）看了這封信，想見當時漁山對救人之熱情，發生一片懇摯之情，動人聽聞，因此王學極其感照，翻然自新，皆漁山之力也。（見新正辰第二卷）

傳教時，雖已年老，而榮主教人的神火，從不稍懈，並且老當益壯，鞠躬盡瘁，至死方休。三十年的長期中，全為了吾主耶穌而生活，而犧牲。平日的言談，只不過用為引人敬主的工具。待人接物，必以謙恭禮讓；另外是對教外的同胞，外貌溫良，內心誠懇，設法引其入教。他的言行，真不愧為「模範司鐸」。看了趙倫修筆記的口鋒日鈔便知道所言屬實。現謹

錄一二如下：

「登岸，先生却與，徒步至堂。晚膳，主人致敬，令先生異席；衆相讓坐，先生謂余（趙倫修）；曰『來此同餐！』蓋望余之離濁就清，出衆潔修也。先生之儀度清而和，謙而謹，大率如此。」

「越一夕，彌撒畢，家伯氏有下鄉之請；先生停與訪張子安，余貯候門外；出，謂余曰：『我與汝徒同往！』先生之棄逸就勞如此！」

「夜膳時，主日方過，宜食大脰；先生減餐：酒不過半小杯，雞，羊，肉諸厚味，概不沾著曰：『我病齒，不能用也。』先生之淡泊示表，而又稱疾慰人如此！」

「……先生曰：『予言無足記也。倘子見余之忿怒，而亦筆之於書，則余滋愧矣！』夫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怒豈無當於道者？先生之怒，義怒也，而先生之言如此，則先生之謙德，卓乎不可及矣！」

書上記的講道訓人之語尤多，茲摘其一：「……先生詔於衆曰：『聖瑪竇不過征稅人……何化之神速如此？子等勉旃！須効法聖人盛德，立表勸人，或近或遠，或一月或數日，或一日或半日，即不能，或逢人便勸，一刻亦好……子等……有心力未足者，我甚為子等惜之！自今以後，須遷改自新，以補少年輕儇，跳躍，安逸，懶惰之非，益己益人，為功非淺！……』」（以上見口鋒日鈔）

全篇所記，大都是這類的事，至今讀之，猶令人讚嘆不止。趙先生隨漁山多年，親愛薰陶，他的記錄，自不免要流露出感照之情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傳教事業當然不能例外，它的重要工具，便是學說與聖德，如果一位司鐸缺少其中的一樣，可說他不配作傳教士，必須同時有着這兩個必要條件，傳教才有成績。吳漁山便是我們的先導，他的學術，聖德，都有極深的造詣，因此才有卓著的成績。

(五) 吳漁山年譜

(一六三一) 崇禎四年，辛未。道人生。

李之藻卒後一年。

(一六三三) 崇禎六年，癸酉。道人三歲。

相國徐文定公卒。

(一六五一) 順治八年，辛卯(?)二十一歲。

學琴於陳高士岷阮山民，同學者李天珠。

(一六五八) 順治十五年，戊戌。二十八歲。

是年起，遷徙無定者十年，以後屢作畫。

(一六六六) 康熙五年，丙午。三十六歲

是年起，在各處作客二年，半在寺院寄住。

(一六六八) 康熙七年，戊申。三十八歲。

三月十一日，昆陵唐宇昭序漁山之桃溪集。余懷題憂集。五月發現東坡真跡，時漁山已有子。

(一六七〇) 康熙九年，庚戌。四十歲。

從北歸。冬六日與同人集於興福精舍聽王渭春說書。

(一六七二) 康熙十一年，壬子。四十二歲

何世貞撰崇正必辨出版，集山校閱。

(一六七五) 康熙十四年，乙卯。四十五歲。

授業師陳確菴卒，年六十三，國朝先正事略有傳。

(一六八〇) 康熙十九年，庚申。五十歲。

相應理司鐸奉檄回羅馬。漁山去澳門，居於斯。

(一六八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五十一歲。

始讀拉丁文。別號漁山子。

(一六八二)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十二歲。
入耶穌會。

(一六八四)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十四歲。

同志劉蘊德入耶穌會。畫師王烟客卒，年八十九。

(一六八五)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十五歲。發聖願。

(一六八八)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五十八歲。陽曆八月一日，羅文藻主教為漁山及萬其淵，劉蘊德行晉鐸禮。是年幼子在武林。(杭州)。自澳門歸，途多雨，水大漲，經南昌。

(一六九六)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六十六歲。七月十八日，聖母升天瞻禮，先生口鋒始錄，趙孟修筆記。病勝。此後往來傳教。

(一七〇〇) 康熙三十年，庚辰。七十歲。作七十詩，痛惜虛度，

以為後揚。時漁山已有孫，兩兒或有志修道。三巴集成，尤同人宋實穎作序。時在練川（嘉定）

（一七〇三）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七十三歲。嘉平王舉跋墨井鳳阿山房圖。

（一七一四）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八十四歲。嘉定張雲章作墨井道人傳。

（一七一七）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八十七歲。同學王石谷卒。

（一七一八）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八十八歲。正月二十五日，漁山謝世。享年八十有八，葬于上海南門。

(報) (教) (公)

容 內

術學教公
 獻文教公
 壇論教公
 活生與想思教公
 園 萄 葡
 畫漫續連

訊特國各界世
 訊專地各國全
 訊通者記約特
 文論家專約特
 刊 畫 教 公
 暨 別 生 學

目 價

毫一幣港售零
 毫五元六幣港
 毫五元八幣港
 毫五元三幣港
 毫五元四幣港

張一期每
 寄郵九港年全
 寄郵準外
 寄郵九港年半
 寄郵準外

刊叢小物讀衆民

等譯	斌	于	會社的想理
譯	亞秀	張	盡水窮山
等譯	人	雨	始原類人與論化進
譯	亞秀	張	女修衣白
等譯	熊經	吳	蘭幽株一
等位	漁若	周	苦煉·樂永
譯	二十護庇宗	教	素要的進公
等譯	駿海	郭	卷文的士博爾摩
等譯	豪	方	童兒·女婦·工勞
等譯	德漁	劉	節誕聖
等譯	亞秀	蔡	學哲生人新
聲譯	野秀	張	曲心同
譯名	亞秀	程	宗教國中
水譯	石蕪蕪退瓊振雷	張	記環斷
譯	之益若	伏	?主天有沒
結		沈	活復
璋		林	(上)尼東
中		林	(下)尼東
等		項	迷之由宇
等		馮	由自·平和·神精·質物
譯		胡	義取仁成
等		步	人老戰抗
譯		劉	聲之野曠
等		周	子芥

零售每冊港幣一角

全年(二十四冊)連郵港幣二元

九十三之刊叢小物讀衆民

人 道 井 墨

版初日一月三年九四九一

Chinese Painter : Wu Yu Shan

(K-39)

承印者：	發行兼	出版者	主編者
：香港	：香港	：香港	：程
聖類斯	皇帝行	干諾道中	野
工藝學校	二樓	八號	學
	會		聲

角壹幣港册每售零

元式幣港郵連(册四廿)年全

Cum approb. Ecclesiastica

24

269164

4

4

~~269164~~ 104